

拜寿

李贤斌

在我的老家,若家中有人做寿,整个春节期间最隆重的事就是拜寿(老家管拜寿叫“送十”)。今年春节,为姨丈七十大寿拜寿这件事,母亲与我们兄弟仨反反复复商量了一轮又一轮。印象中,这是最纠结的一次。

纠结有三:究竟要不要去?什么时间去最合适?都谁去?这三个问题,没有先后顺序,不是非此即彼,而是相互之间搅在一起,怎么理都是一团乱麻。

母亲姐妹五个,今年做寿的是四姨丈,家在建阳乡下,也是五姐妹中最远的一个。去年,四姨七十大寿,受疫情影响,娘家亲戚都没去成;今年姨丈七十大寿,年前母亲就反复念叨,这个寿说什么也得送,否则四姨会被她家亲戚看轻。

怎么能被人看轻呢?母亲这么一说,这事就不得了了。说来话长。四姨从小被抱到同乡的姨丈家当童养媳,就因为穷得吃不上饭。好不容易有了口饭吃,又从小营养不良,苦活、累活,重压得她小小年纪直不起腰,是五姐妹中长得最瘦小的一个。和姨丈拜堂成亲后,为避难不得不从闽东的一个山村一路逃荒到建阳农村,辗转迁徙,四处漂泊,直到大儿子结婚、小儿子参加工作,苦难日子才算熬到了头。好日子来了,转眼夫妻俩又老了。

我们兄弟仨各自成家多年,都已离开老家在城里打拼,年年过年都要老家、各自岳父母家来回跑,若再去姨丈家拜寿,来回得两天一夜,时间上着实不好腾挪。在老家待太多天,妻子有意见,为此我曾犹豫不决;小弟今年乔迁新居,一家人都没回老家过年;二弟也因要去探望岳母和孩子回城冲刺中考而举棋不定。母亲叹了口气,实在不行就她自己去拜寿吧。但拜寿是晚辈的事,若这样更不妥。母亲接着又叹了口气,要不,就干脆都不去了吧。

被母亲这么一说,我更觉得姨丈七十大寿非送不可。决心是下了,但什么时间动身又伤透了脑筋。年前,二弟提前回家过年,有时间陪母亲一起去拜寿,可是四姨说年前表哥一家因为单位不能提前放假不回来,不想今天这家亲戚去明天那家亲戚去要轮番接待太辛苦,而正月期间我们兄弟究竟有没有时间去,什么时候去、是我去还是二弟去,又决定不下来。母亲从腊月念叨到大年初一,这事仍然没有答案。

老家习俗,初二过白年(上年家有白事的这天祭奠)不串门,初四立春初三不出门远

行,初六要回城上班,恰逢今年初四这天立春宜出行,一番商量后,决定由我开车,二弟、母亲同行。母亲备了猪蹄、衣物、寿面等寿礼,一路走国道、上高速,三个多小时到四姨家。一路上,母亲感叹,过去到四姨家,要坐一整天的中巴,在建阳过一夜,次日再乘中巴才能到达,现在早上出发就能赶上吃饭,实在太方便了。

家在福州的表哥也赶来拜寿,四姨的小儿子也就是二表哥特意带上妻子从南平赶回来。初四那晚,四姨家亲戚们济济一堂,好不热闹。四姨和大表嫂忙前忙后,不亦乐乎。那晚,我们表兄弟几个难得一聚,边泡茶边聊天直到夜深,而母亲和四姨也有聊不完的家常,夜深了还在话当年。

四姨热情邀请母亲小住几日,大表哥答应届时开车送母亲回去,母亲考虑到老家养有鸡鸭和兔子,父亲独自一人忙不过来,虽有不舍还是执意要走。次日清晨踏上返程前,四姨和母亲为寿礼收多收少的事来回推让,越推让越心情沉重。我想起多年前我和母亲曾来走亲戚,走时四姨边送我们边抹眼泪:“来一次难一次啊”,我听了心里感到酸酸的。推让中,姨丈的一番话让我心情又沉重了起来:“这次来了,不知下次要到什么时候。”姨丈身体不好,原本健谈的他现在话极少,这次看到他明显苍老了。对远道而来的我们,他这次流露出了少见的恋恋不舍。

临走时,姨丈嘱咐母亲,有空的时候,一定要叫上父亲也一起来走亲戚。襟兄俩有多年没见面了。现在生活好了,我们表兄弟间人人都买了私家车,来往都比过去方便许多,却比过去

更忙碌,几年才见上一面。母亲五姐妹,大姨今年已八十多岁,母亲老去也六十八岁了。四位姨丈,已经走了两位。老人们都年岁已高,身体又每况愈下,越发感叹岁月不饶人,也越发珍惜亲戚间的每一次相聚。

越是如此,我也越强烈地感到拜寿的意义。

亲戚间不就是这样吗?一代一代人,走着走着,就散了,淡了,就成了回忆。越是如此,越要珍惜每一代人的往来和每一次的相聚。

放“天灯”

放“天灯”

与白发和解

胡美云

近几年,与久未见面的好友小聚,常能收获到几句相似的惊叹:呀,你怎么这么多白发啊!听在耳里,无比惆怅。虽然不再有初见白发时的慌张,但心酸无奈之情却丝毫未减。眼睁睁地看着白发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多,消不掉,剪又长。心头很自然地涌过老杜的诗: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。

忘记从一头乌黑的头发里冒出第一根白发是什么时候了,但是当时的心情却依然是清晰的。那根早生的华发,那么突兀地出现在晨起的镜子里,令人措手不及。它飘在额前的刘海儿上,无声却倔强地向我宣告着它的存在,在满头的黑发里,它白得刺眼,白得触目惊心,对着镜子默默挑起的我,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用力扯下了它。拿在手上,心情理所当然地慌张、难过与沮丧了好一阵子。

日子于匆忙里忽忽而过着,白发也长得欢腾。从初发现的一根,隔



些日子,就于不经意间发展到了三五根,再到一小撮一小丛的。我也从刚开始惊慌失措地拔,改成了用小剪刀去剪。对着镜子找白发,一根根剪去,然后放在桌面的纸张上,看着那几根亮晶晶的白发,自欺欺人地心情畅快着。

后来白发长得多了,自己一个人找,一个人用剪刀剪,已然臂力不够。看着越剪越多的白发和举着剪得酸麻的手臂,终究还是有了小崩溃。女儿见了,贴心地加入了帮忙寻白发剪白发的行列。开始的时候,每剪掉一根白发,都伴着女儿一声极有成就感的惊叹:妈妈妈妈,我又消灭一根啦。然后呢,白发长得实在是太快了,快得在寻找白发,剪掉白发的战斗中,她也失去了耐性,开始一边找一边剪一边喊着:妈妈啊,你这白发实在太多啦,剪不完了。爸爸啊,你也快来帮妈妈剪白发吧。

于是,与白发的斗争终于还是成了全家人的事。剪吧剪吧,剪到大家都倦了——我也倦了。最后,开始在网络上在身边人中寻各种偏方,黑芝麻黑豆黑花生……以求从内到外,从发根开始养起。当然,还有各种各样广告里吹得神乎其神能白转黑的洗发水,也是没少试用。

无奈,皆以失败告终。越来越多的白发出现在原本乌黑亮丽的刘海里,潜藏在两鬓里,在无声而坚定地向我宣告着时光之匆匆,曾经鲜衣怒马美好的青春时光再也不会回来了,只剩“不知明镜里,何时得秋霜”的独自调侃和偶尔的悲凉了。

前些日子与母亲视频电话,看着她满头花白,笑着和她说:妈,快过年了,头发去染一染吧?电话里的母亲却是极轻松的:不染了,这样挺好的,老就老了,白了发就服了老,也就更晓得珍惜日子了。

我被母亲的好心态所感动所触动着。也为这些年与白发的纠缠与纠结深深地自省起来。

想起从前少年时,开始见到自己有了白发的母亲,也曾慌张着让我一根一根地帮她拔下来。慢慢地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就不再让我拔她头上的白发了,每当我要给她拔下来的时候,她总是笑着说:不要拔了,年龄越大,以后白头发会越来越多。现在想来,那时候的母亲,就已经与白发和解了吧。

时光不可逆,就像年龄的增长,岁月的流逝,身体的渐渐老去一样。我和母亲一样,也放弃了拔白发,放弃了寻医问药试图白发变黑发。而是选了个更便捷也更能令自己心情愉悦的方式:把头发染成自己喜欢的颜色。

我知道,我也与前来看望的白发和解了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在农村老家读书时,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、元宵节,农村老家有放“天灯”祈福许愿的习俗。

“天灯”也称孔明灯、许愿灯、祈天灯、祈福灯、平安灯等。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手工艺品,被公认为热气球的始祖。那时,农村老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,农业生产效率低,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,所以农村钱比较“实”,集市上售卖的天

灯比较“昂贵”,村民们舍不得花钱买,就自己动手用白纸、铁丝、浆糊等制作。

首先,准备好大白纸、细铁丝、浆糊、剪刀、竹条等材料。制作“天灯”最关键就是灯罩底部的竹圈,过重了不行,太轻了也不行。过重了,天灯飞不上去;太轻了,天灯升空后,在空中不断翻筋斗,甚至一头栽下来。一般天灯不能做太大,天灯太大不好掌控。灯壁需要整张纸,最好不能有接头,以免接头粘接不好“漏风”,在空中不稳。

另外,在天灯的制作过程中,灯芯也非常重要,人们就地取材,一般采用家乡盛产的粗棉花绳,燃料采用煤油、柴油和酒精。

之后,将三张大白纸上下对齐叠放,竖着将宽度对折,在两边分别用笔勾画出弧形,将边角料

剪下后,用浆糊将裁剪好的纸黏成一个锥形状,把细铁丝弯成一个圆形,中间用铁丝固定成十字,并预留出放灯芯的位置,在做好锥形的底部周边涂上浆糊,将圆形细铁丝固定住,放好灯芯,就大功告成了。

燃放天灯时,先把纸撑开,再点燃灯芯,燃料燃烧使周围空气温度升高,密度减小上升,从而排出天灯中的空气,使自身重量变小,空气对它的浮力把它托了起来,冉冉地升起飞向苍穹,远远望去,温情浪漫,甚是夺目。

节日的夜晚,人们在“天灯”上写下自己的心愿,祈盼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家庭幸福、爱情甜蜜、事业有成……用放飞“天灯”的方式,以祈求心愿能实现。

不过,村民自己动手制作的“天灯”虽然便宜省钱,但是,由于技术技巧有限,制作的天灯大小不一,质量参差不齐,有的天灯美观漂亮能迅速飞向高空、有的天灯没升空几米就一头栽下来,还有的村民制作的天灯由

于质量不过关,根本就飞不起来……

那时燃放“天灯”,人们在娱乐祈福的同时,也经常会发生一些“意外”,有的天灯不是挂树上,就是落到村民的房顶上,有的甚至掉在村民的柴草垛上,引发火灾……

现在,随着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和放“天灯”引发的山林、液化气站、加油站、交通等意外事故安全隐患越来越多,我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禁止燃放“天灯”的有关法规和规定,节假日燃放“天灯”的人越来越少,逐渐消失,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再看到燃放“天灯”的景象了。

小时候,农村老家逢年过节燃放“天灯”,为节日增添了不少的乐趣,成了抹不去的童年美好记忆。

范云英说:“当然了。其实刚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来呢,你们一大群年轻人,我一个老太婆来凑什么热闹,可阿力一直说我来你们会更欢喜。”

阿力可真爱你呀,阿力阿力,亲一个。这实在是太恶心了,大伙哄然大笑,有人怪笑地学着银发女人的语气喊道,有人拿出手机,不拍下来真可惜了。

高力士果然侧转身去,在女人的额头上亲了一下,转身说,我就说嘛,我妈妈这么漂亮这么有趣这么可爱,大伙一定喜欢,你们说,是吗?

人群中静了下来,不知是谁先鼓了一下掌,大厅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第二天阿兰小姐、朱豁嘴和几个同学提前离开了,没参加观景活动也没说为什么,但大伙似乎觉得很正常,对了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带来的女人很小,小得像他们的女儿。

过了几天,人们在晚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,一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拥着一个银发的女人,照片名字“带着妈妈参加同学会”。据说,这张照片得了奖,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人去领。

带妈妈参加同学会

护

者高力士竟

然还未到场。高力士原

名叫高力,因了唐朝那些事儿得此雅号。大学在本地,毕业后谁都有几个常走动的同学,唯独高力士神龙见首不见尾,要不是孙猴神通广大将他挖了出来,恐怕很多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看到他。听说他现在混得也不怎么样。

这小子拖拖拉拉的,是不是在等贵妃出浴呀。林大发笑着打趣。

刚给高力士打完电话的孙猴笑着说:“有可能,这家伙一听大家都带伴侣高兴得不得了,说他家里那位最喜欢热闹了。”

阿兰小姐摇着兰花指说,高力士是花痴,成天跑到中文系去献殷勤,这次带来的肯定是国色天香的美人。

正闹着,高力士神清气爽地走了进来。他穿着挺括的休闲装,一进门就拱手作揖,对不起,对不起,让大家久等了。

孙猴笑着说道:“你小子少废话,叫得最响到得最晚的都是你,罚酒三杯。”

高力士说:“我们早到了,我发现,只要是女人,不管几岁都爱漂亮,一到非得闹着先去洗头梳妆。”高力士说完,恭敬地挽住身后那个女子的手臂。

大伙这才注意到,高力士身边站着一个满头银发,脸色明朗的女子。高力士这人编,别个让人叫作高力士不拼命才怪,他却无所谓,你叫了他也乐呵呵应。可话说回来,就是当小白脸也不能傍个老太婆呀。看高力士点头哈腰的贱样,有人脸上露出了不屑。

原来你们一起洗白白去了。阿兰

银发女人挽着高力士的手臂,笑眯眯,还真是,我们那群老姐妹都羡慕我好福气呢。

是啊,是啊,有人故意起哄。这对男女究竟会不要脸到什么程度?

高力士伸出手臂环抱着那个女人,笑道,你这不是王婆卖瓜嘛。

她是疼你呀。林大发怪声怪调地说,读书时的赖皮劲儿回来了。

银发女人拍拍高力士的手臂,

山美湖澈 九都人家

黄毅琳

巍巍五台山,盈盈山湖美。一泓碧水,点染云霞;两行白鹭,舞动茂林。山美湖澈,芳草萋萋。山美湖澈,清新怡然。

亘古走来,光阴如梭。岁月久逝,历史鲜活。岁月河边曾记否?时空物换星移中,南迁,南迁,从华夏中原,从河洛大地,涉江浙水乡,越赣闽山关,一路来到丰州。先人们的声音在回荡:南迁,南迁,向南,向南,宗族不灭,文化永存,中华民族魂永在。

岁月河边曾记否?时空物换星移中,上溯,上溯,从泉州故地,从丰州府城,沿古南安江,沿鹏水之畔,一路来到九都。先人们的声音在回荡:北溯,北溯,向北,向北,宗亲同行,信仰不变,河洛祖宗魄永驻。

日月如箭,岁月如驹。岁月久逝,历史鲜活。岁月河边曾记否?时空物换星移中,建制行政,文明发端。宋代之德教乡崇和里,元朝置为九都。五台之巅,宋词回荡。鹏水之畔,元曲牵肠。江湖传奇,娓娓道来。鹏水长流,九都常新。

泱泱山美湖,青青五台山。鱼翔浅底,鹰击长空;田园牧歌,登高怀远。九都人家,仰山之巅。九都人家,在水一方。